

二人盟约·全书

六卷文书之序

仅限十八岁以上、完全自愿之成年人

手中所持为何物

你手中所持，是一种特定婚姻的框架：建立在两厢情愿的权力交付、有章法的管教，与倾尽所有的相互奉献之上的婚姻。在这一格局中，妻主内外之纲，夫居听命之位——出于深思，出于全然，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夫妻二人共同笃信：一个纲纪分明、只有一个中心的婚姻，比两个平起平坐、靠善意漂流的合伙，流得更深，撑得更久，成得更多。这几卷文书，把这份笃信当真到了写下来、签上名、挂上墙的地步。

在门口，先把丑话说亮：里面的文书，毫不回避。它们谈贞守与钥匙，谈伏于妻子膝上的丈夫，谈事先议定、不容分辩的惩戒，谈束缚、忍耐与痕迹。若这不合你的心性，带着我们的祝福合上此册便是——这套框架是婚姻的一种郑重活法，不是对任何别种活法的裁决。但若方才那一串字眼，令你心头一动而非退避三舍——请读下去。这正是为你写的。

压在一切之下的两个道理

其一：章法不是激情之敌——含糊才是。多数玩味权力的夫妻，玩的是碎片：一夜的游戏，次日清晨的道歉，无记忆，无长进，无立足之地。这几卷文书以营造取代碎片。凡事先谈而后行，先写而后签，先签而后为。止令议定在第一次惩戒之前，界限录明在第一件家法之前。看似繁文缛节者，恰是真正的浓烈得以可能的根基：人无法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件他暗自担心没有规矩的事。

其二：此道只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得通。全书的每一页，都以两个读过其余每一页的成年人为前提——朗声共同、清醒、不赶。此中无一物是为了瞒着慢慢渗透、为了删减着粉饰、为了日后被撞破而设计的。被半份文书说动的伴侣，等于什么都没同意。若你只从这篇序里带走一句话，带走这一句：和盘托出，循序渐进。全部摊开；轻轻起步；让执掌的人定步子。此约全部的道义根基只有一件事——她是睁着眼睛选的——而这件事，唯有眼睛真的睁着，才是事实。

六卷文书

全书共六卷。依此序读之，且在于任何一卷落笔之前，六卷全部读毕。

《服从与所有之盟约》——誓言。此道之总纲：他的交付，她的权柄，缚她之标准，与整体之恒久。挂上墙的是这一卷，其余各卷皆为其所用。

《界限章程》——工务。信号与止令、健康之申报、录明接纳或禁行的器具与惩戒、力度之上限、束缚及其安全之规、站桩之功，与事后之抚慰。《章程》未毕，《盟约》不生效——誓言言绝对而《章程》言界限之时，以《章程》为准。全书的安全之识几乎尽在此卷；当以承重之墙待之。

《启誓之礼》— 门槛。首次签署之夜的九段礼序——诵读、宽衣、上锁、初次管教，与盟约之封印。行之一次，铭之终身。

《场面之规》— 门外的世界。此道如何在人前无形运转：她在他身侧的位分、她对他的察辨、记录与复盘，以及此家之信条——整个格局赖以立足的、专注不分的道理。

《驭欲之道》— 火。焦灼、克制与不予钥匙的指南——如何以七日之功，蓄一炉别种婚姻点不起来的火。

如何起步

慢慢来。文书所绘，是一株盛放的成熟之道；无人从盛放起步，也不当如此。先把全书共同读完——全部包括你疑心自己尚且不及的部分。而后如实填毕《章程》，并把其中大半，先行录为不开。起步的盟约，或许只含每日之标准、一只手掌，与晚间之课——那不是此道的稀释版；那正是此道，做对了的样子。《章程》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让此道按执掌之人的步子生长：界限之放宽，唯落于书面，唯二人同为，唯她移动之时。让蓝图尽管宏大，让第一步尽管细小。

还有：多谈——事前、事中、事后，时时。在这类章法里开花的夫妻，不是那些需要规矩来顶替交谈的夫妻，而是那些谈得足够好、终于担得起这么重的规矩的夫妻。

此书所不是者

它不是法律文书，所缚者唯两颗良心。它不是医嘱，其中的安全之识是地板而非天花板——多读，多学，存疑之时，宁少毋多。它不是说服迟疑伴侣的工具；迟疑即是答复，而那答复是：不。它不为任何未满十八岁之人而设，无论何种身份，无论何种情形。它也不主张天下婚姻皆当如此。它只主张：这一桩婚姻——即将在这几页上落下两个签名的这一桩——看遍了其余种种活法之后，做出了选择。

六卷文书。两个签名。一个中心。

读尽全书。毫无隐瞒。轻轻起步。郑重重誓。

论管教与虐待

如何分辨盟约与伤害，以及若是伤害该怎么办

如何分辨盟约与伤害，以及若是伤害该怎么办

这条界线并不细

有人说，这些文书所写的东西与虐待之间只隔一条细线。从外面看，或许像。从里面看，它是世上最亮的界线之一，而这套全书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把它划出来。此处任何一页，都不认可殴打、胁迫，或伤害任何未曾自由选择的人。

两件事可以看起来一模一样而恰恰相反，因为分别它们的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合意、事先议定、写明的界限、叫停的权力，以及事后发生了什么。正因如此，这里的每一项做法都被写下、划界、签署。虐待需要含糊，盟约没有清楚便无法运转。

盟约的样子

事先议定，落于书面，由两名清醒的成年人订立。界限在任何事发生之前就已记明。有一个能叫停一切的止令，且使用它永不受罚。任何一方随时可以暂停、可以收回。惩戒出于权柄，绝不出于怒气。事后的照料是本分，不是恩赏。两个人都受标准约束——她的那一条写在第八条里，正是为了此事永不单向。彼此之间没有隐瞒。而被治的那个人，随岁月而更自由、更笃定、更像他自己。

虐待的样子

是被强加的、被默认的，或被压力挤出来的。规矩说改就改，不打招呼。说停，换来的是无视、嘲笑或惩罚。想走，被威胁，或被弄得走不了。惩戒挟着脾气而来，常常还挟着酒。事后是沉默、责怪或轻蔑。有一方站在规矩之外。要瞒着朋友、瞒着家人、瞒着医生。而承受的那个人，越来越小、越来越怕、越来越孤单。

最清楚的一道检验，是止令。一个词若止不住事，那里就没有盟约——无论签过什么，无论当事人管它叫什么。

若你在后一列里看见了自己

那值得认真对待，而且这不是你的过错。曾经答应过、曾经享受过其中一部分、曾经签过字、身为男性——这些都不能把虐待变成可以接受的事。支援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免费，且保密。请搜索你所在国家的家庭暴力求助机构。若担心设备被监看，请换一台。

若有紧急危险，请立即联系当地紧急服务。

关于法律

合意并不了结所有法律问题。在许多司法辖区，成年人之间的同意并非涉及严重身体伤害之指控的抗辩理由，且各国法律差异极大。此处所写不构成法律意见。凡实践这些文书所述之事者，都应当了解自己实际居住之地的法律。

此页为何存在

不是为了保护作者。一个分不清深情与伤害的框架，没有资格描述其中任何一样——而说不出自己站在界线哪一边的夫妻，应当停下来，直到说得为止。

分不清深情与伤害的框架，没有资格描述其中任何一样。

致妻子的一封信

写给被请求、尚未确定的女子

写给被请求、尚未确定的女子

你是被请求的

有人把这些文书放到了你面前。无论别的如何，这一点要紧：你是被请求的，不是被告知的。在你决定之前，什么都不会开始。你若读到这一页便再不想读，什么都不想要，那是一个完整的答复，这套全书在三处都这么写着。以下写给那位好奇的、或愿意的、或已经走了一半的女子——写给那个有些问题周围无人可问的人。

「想要这个，是不是说明我残忍？」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恐惧，所以平实地作答：不是。让一件事残忍的，是它不被想要、不曾议定、不受欢迎，而不是它会疼。一个神志清醒的成年男子在请求你做一件他想要、想过很久、事后会向你道谢的事。那是残忍的反面；那是一种特定形状的照料之请。

还有：为享受它而不安，几乎人人在起初都有，也几乎人人都会过去。多数处在这个位置的女性讲述同一条弧线：迟疑，然后好奇，然后发现自己相当擅长，然后——没人事先提醒的那一段——发现自己喜欢擅长这件事。你在这条路的哪一处都没有错，包括还站在起点。

你不必变成另一个人

权柄不是戏服。你不必大声，不必穿皮衣，不必生造一个你没有的性格。把这件事做得最好的女人，通常不是嗓门最大的，而是最沉得住气的。此约中的号令是安静的：它看起来像做决定、像观察、像不着急。若你天生的调子是温而稳而非戏剧化的，你已经握着更难的那一半。

也不必假造你没有的欲望。你可以先因为他欢喜、因为你好奇而开始，让自己的胃口在自己的时候到来。它通常会到。唯一不可做的是假装想要你并不想要的东西；那是这整个框架唯一撑不住的谎。

你真正该问的问题

不是「我在伤害他吗」，而是「这里究竟谁在做主」。这类安排里最常见的失败不是受伤，而是一手臣服一手掌舵的丈夫——暗示、提点、被拒便生闷气，一边自称听命一边写着剧本。外头甚至有名字：从下面掌权。

留心它，因为它会把一切掏空。若每一场都按他会选的样子走，若一次拒绝换来一副脸色，若你的克制让他失望而不是让他被治——那你不是主母，你是差役。补救简单而立即：在你选的时刻，为一个你不必给出的理由，拒绝一件他很想要的事。他的反应会准确告诉你手里有什么。优雅地接住的男人，给了你真正的权柄；接不住的，只给了权柄的表演。

从小得可笑的地方开始

有人会交给你一整套描述成熟盛放之道的文书，而你眼下大可略过其中大半。没有人从那里起步。头一个月可以只有一个固定的夜间仪式、你的一只手掌，和一条他每天必须达到的标准。那不是稀释版；序里说得明白——那正是这个体系，做对了的样子。

把《章程》的大半先记为不开。什么都可以以后再开，什么都不必现在开。界限只在书面、只在二人同为只在你移动时才放宽——也就是说，这件事的步子不归他定，无论他多急。花比他想要的更长的时间。这对他有好处，也让你在被问及器具的意见之前，先弄清自己究竟怎么想。

他真正要的是什么

看上去他要的是痛。不是的，至少主要不是。他要的是注意——被近距离看着，被扶在一个标准上，走偏时被纠正，被一个愿意为他负责的人真正认识。管教是器具，被看见才是本体。

所以对他最重的那一部分，在你看来最不起眼：你注意到了。当你告诉他晚饭时他闭上了，当你说他的活儿松了，当你说你看见他做得好——你正在做这份盟约的核心工作。其余不过是标点。

以及你得到什么

这话必须说，因为这些文书向你要求甚多，装作那是施舍便不诚实。做对了，你会得到一个用心、有志、对你即刻回应的丈夫——不是靠操纵，而是因为他请你把他扣在一个标准上，而你答应了。多数妻子花许多年在暗示。你可以直接开口。

你还会得到更稀有的东西：一桩中心分明的婚姻，其中没有一件要紧事是不说的，而那种悄悄杀死大多数婚姻的漂移，在这里没有地方不被看见地堆积。那不是他送你的礼物，是你们两人一起造的；而条文第八条把你自己的标准写进律法，正是为了它永不单向。

你不可动摇的权利

你随时可以叫停任何事，有理由或没有理由都行。你可以不加解释地说不。你可以改变先前答应过的主意。你可以结束这整套安排而保留这桩婚姻。而你落于书面的任何同意，都不能凌驾于以上任何一条之上——《界限章程》与止令统辖本全书的每一页，包括那些说着绝对的页。

若这些中的任何一条被质疑、被争辩、被弄得代价高昂，那你看见的已经不是这份盟约了，而是穿着它衣服的东西；本书中题为《论管教与虐待》的那一页，会用两栏告诉你差别在哪里。

你是被请求的。这套全书的一切，都系于这一点始终为真。

致最先看见的妻子

写给丈夫正在漂、而不知自己被允许做什么的女子

「二人盟约」全书之伴 —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你一直看在眼里的事

你注意到了一件他没说出口的事。夜晚变得平了。曾经贯穿他的那股志气安静了下来。他在工作，或者不太在工作，出门时是一个人，回家时小了一圈。话少了，或者说些不相干的。他并不是以任何他能说出口的方式不快乐——他只是在缩小，而且似乎已经不再察觉自己在缩小。

而你看得见，因为世上处在能看见位置的只有你一个。你多半也试过寻常的法子：问他怎么了，鼓励他，让他清静，等它过去。都没用，因为都不是对的器具。以下写给最先看见、又不知道自己被允许做什么的妻子。

先于一切——是漂，还是病

这一分辨比本书任何一页都重，请诚实地做。漂，是一个失了方向、结构与挑战的男人——多年来无人向他要求什么，于是他滑行、松弛、懈怠下来。这正是这份盟约要回答的。

抑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若他睡得过多或几乎不睡，若他失去的是对一切的兴趣而不只是对努力的兴趣，若他说过自己是累赘、或不想待在这世上，若他靠喝酒撑过一天，若体重骤降或骤增——那不是需要一个结构的男人，而是一个需要医生的男人；强加于抑郁者身上的结构不会把他托起来，只会印证他早已相信的那句话：我失败了，现在还要被人管着。

只要有一丝疑虑，先看医生，本书等着。半年后它还在这里。而若他曾提过结束自己的生命，请把这一切放到一边，今天就去求助——不是向这些页，是向有资格的人。

第三种状态——卡住

在漂与病之间还有一种状态，而且是三者中最常见的。他既不松懈也不患病。他被锁住了。他扛得太多，一直烧着，同时撑着好几件事，而且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放下过任何一件。你看见的安静不是空——那是一个再也匀不出余力去应付谈话、玩笑，或你的男人。

这种状态之所以持续，原因很具体：处在其中的男人通常无法给自己停下来的许可。休息像失败，而失败正是他在逃的东西，于是他一路撑着，把每件事都做得越来越差。对这样的人说「放松点」毫无用处。他知道。他做不到，因为「停下来」也是一个决定，而他一个都不剩了。

重置为何有效

这里正是这些文书里的管教赚到它位置的地方；而它从外面看不像治疗，所以值得弄清它实际在做什么。

伏在你膝上的一个小时同时做了好几件事。它把所有决定从他手里拿走——那一小时他什么都不在管，而且也没有别的可做。它把他从脑子里赶进身体里；没有人能一边被稳稳地打着一边反刍合同，而这一下对

思绪循环的打断，往往是他几周以来的第一个断口。它给他一份不必自己安排的疲惫。而随后的一切——那阵下沉、暖意、被抱着——落在一副已经绷了很久的神经上。

但要紧的是他永远无法自己给自己的那一样：他不是选择放手的，他是被迫放手的。对一个因为休息像认输而无法休息的男人，被彻底解除指挥权不是纵容——那是唯一打得开的门。有一个小时，他不被允许负责；而这份许可必须来自别人，否则不算数。

有意识地使用它的夫妻，事后描述的效果都一样：视野回来了，他掐着不放的那个问题缩回到它真实的大小，他又能思考了。半小时到一小时是常见的长度。它是重置，不是治愈——它修不好一份无法承受的工作，或一个不可能的年份。它做的是把那个必须面对它们的男人还给他。

分辨这三种

看失去的是什么。若失去的是方向和胃口，他在某个舒服的地方滑行、不再伸手，那是漂，答案是结构。若失去的是余力——他仍然在乎、仍然想要，但什么都不剩，也停不下来久到能恢复——那是卡住，答案是重置，外加一场关于他到底扛着什么、为什么扛的认真谈话。若失去的是快乐本身——什么都够不到他什么都不想要，而黑暗已经开始谈论他的价值或他的存在——那是病，医生要排在本书的一切之前。

你可能同时看见不止一种。一个男人可以卡住一年，等压力终于压垮他之后再开始漂。先处理你先看见的那一种，一个月后重新判断，不要假定自己一次就看对了。

提出这件事不是羞辱他

在这一步让多数女人停住的恐惧是：一开口就会让他难堪，而这恰恰会是压垮他的那一下。这是个正派的直觉，而它是错的，原因如下。

一个在漂的男人通常感受到的不是舒适，而是一种低低的、持续的、说不出口的失败感；他修不好它，因为他看不清它，也因为他生活里没有人肯对他说真话。同事不会。朋友不会。他母亲会说他很了不起。这世上唯一有资格说出那句真话的人是你，而他所身处的那份沉默不是体贴——那是有礼貌的抛弃。

被一个决定要为此做点什么的人看清楚，对多数处在那种状态的男人来说，是巨大的松脱。不是愉快。松脱很少是愉快的。但另一个选择——在离他最近的人假装没看见的时候，继续有礼貌地下沉——要糟糕得多，而他知道，哪怕永远说不出口。

你实际上在提出什么

开口之前先在自己心里弄清楚，因为他一定会以某种方式问。你不是在提议因为他累了就罚他。你是在提议为他的方向负责：扣住一个标准，去注意，向他要求，并确保他的力气有地方去、有人可交代。

那就是这个提议，而且它很大。多数男人身边没有任何人在做这件事。他的雇主要产出，不要成长。他的朋友要轻松的陪伴。这世界很乐意无限期地接受任何一个男人的缩水版。你提议要做的，正是那件唯一缺席的事：一个因为在乎他会长成什么样，所以对他要求更多的权柄。

怎么开口

不要在争吵中间。不要在糟糕的一天结束时。挑一个安静的晚上，坐下来，直接但不要像在做临床诊断。下面不是用来背诵的台词，但形状就是这个，你可以随意借用。

「我想说件事，希望你听完再回答。我看了你一阵子了，我觉得你一直一个人扛着一些本不该一个人扛的东西。你变安静了。不是不开心——是安静。而且变小了。我不觉得那是你，我也不打算继续看着它发生却什么都不说。」

「我不是要你解释什么，这也不是抱怨。我想提议一件别的事。我想正经地插手——插手你要瞄准什么、我对你有什么要求、以及盯着你去做到。不是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值得比这更好，而应该有人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

然后停住，让他回答。不要去填那段沉默。接下来出现的任何东西——松了一口气、防备、眼泪、用玩笑岔开——都是信息，而且全都正常。很少有人这样对一个男人说话，出于真心的更是几乎没有。

对自己的动机诚实

一句提醒，而且是为你自己说的，不是为他。问问自己：你是真的想要这个——还是你只是想把他修好？

纯粹作为拯救而进入的关系往往撑不久。若你对权柄本身没有胃口，一个月内你就会觉得每天的活儿烦人而他会在你从治理变成表演的那一刻感觉到。那对他比从未开始更糟。

从爱与担心而非欲望开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许多女人都是如此，而胃口常常随后就到。但要对自己诚实地分清是哪一种，也要对他诚实。这个框架撑不住任何一方的假装。

从小得没什么用的地方开始

无论你们议定什么，都从几乎什么都没有开始：一条他每天必须达到的标准，一个固定的时刻，你在那时问他今天如何，并平地告诉他你看见了什么。没有器具，没有仪式，后面文书里的东西一样都不要。这样过六周，会比任何讨论都更能告诉你们两个人真相。

而如果它起作用了，你会比他先注意到——在他的姿态里，在他的专注里，在他开始不用人说就动手这件事里。那就是这套体系开始运转了。本书其余的一切都建在那个地基上，没有它，什么都不管用。

若他说不

那就是他的答案，必须让它立住。你无法治理一个没有请求被治理的男人；强加在不情愿的丈夫身上的结构不是这份盟约——那只是控制，而它会让他变小，不会让他变大。

把你要说的好好说一次，然后把门留着。许多男人在几个月后，按他们自己的条件，在私下想过之后，回到这场谈话里来。那才是撑得住的版本。而如果他从未回来，你至少做了几乎没有人会为一个正在挣扎的男人做的事：你告诉了他真话，并且提出要一起扛。

他一直在有礼貌地下沉。能说出这句话的，只有你。

致丈夫的一封信

写给想开口、却不知如何开口的男人

「二人盟约」全书之伴 —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开口之前

你想把某样东西放到她面前，又怕它落地的样子。那份怕是对的，留着它——它会让你把这件事做得规矩。以下写给还没开口的男人、开口开砸了的男人，或是半明半暗地过了很久、想把它摆到桌面上的男人。

把一切都摆在桌上再开口

最伤人的做法是分期揭露——先给柔和的版本，等她习惯了再给其余。别这么做。答应了半张图的妻子，等于什么都没答应；而她发现被瞒下的那一天，你手里的不是盟约，是一份有她签名的偷梁换柱，你给过的每一句安心，都会被回溯地怀疑。

所以把全部给她：整套全书，包括你估计她会不喜欢的部分，并且明说这就是全部。然后提出真正要紧的那个提议——步子由她定，她把大半先记为不开，不想开的一样都不开。和盘托出，循序渐进。这一句话分开了提议与操纵。

她的答应必须是自由的，否则一文不值

不是吵完架后凌晨两点挤出来的。不是靠生闷气、靠反复念叨、靠把拒绝弄得难受换来的。不是从一个「答应比谈下去省事」的女人那里收来的。你分得清，她也分得清；而那种答应会毒化后面的一切，因为你将再也无法确定，她是想要这个，还是在应付你。

好好地问一次。然后停止追问。她要几周就给几周，要几个月就给几个月。整座架构系于一个事实——她是睁着眼睛选的——而这个事实，事后是补不出来的。

最难的管教，不是你以为的那一样

不是板子，是不去掌舵。你几乎肯定已经在脑子里把这件事细细排演了许多年，会带着一堆关于「该怎么进行」的强烈意见登场。那些意见，每一条都是对你所求之物的威胁。

若你暗示、提点、纠正她的手法、被拒便生闷气、她选得与你设想不同时便面露失望——那你不是在臣服。你是在假装不掌舵地掌舵，而她会感觉到，哪怕说不出名目。检验很简单，而且该由你自己邀请：当她拒绝你极想要的东西，且不打算给理由时，好好地接住。道谢。这一个动作，比一百次乖顺受罚更能立起这份关系。

按她的步子，不是你的

她会走得比你想要的慢。这是对的；而在此处发急，是男人失去刚到手之物的最常见方式。她若三个月只想要一个夜间日课，那就是这份约定——你若为此叹气，等于告诉她：她的权柄只在按你喜欢的方式使用时才作数，而那与你声称想要的东西恰好相反。

也要明白，她可能需要慢慢抵达自己的胃口。许多女人一开始是为了让丈夫欢喜，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口味这个过程急不得，而且极容易被压力毁掉。

让它配得上她的辛劳

这对她不是白来的。她被要求担起责任、学会安全、近距离看着你、并且扛起自己的一条标准——条文第八条把这一条系在她身上。若这套安排让你的日子更丰盛，而只让她的日子更琐碎，它撑不下去，也不该撑下去。

所以去做工：让人看得见你因此变好。达到标准。做那些不该等她开口的事。并且用她看你的那份近，去看她——她不是差役，一个觉得自己被使唤的主母，会在她说出口之前很久，就停止治理。

若她说不

那就是答案，本书在三处都这么写。它不是谈判的起手价，不是第一次报价，不是每隔几个月换个说法再提一次的东西。硬推一个拒绝，正是让处在你这个位置的男人从深情变得危险的那种行为。

你当然可以告诉她一次：若她哪天改了主意，门开着——然后真的就此放下。许多夫妻在数年之后，按她的路径回到这场谈话。那才是撑得久的版本。没有一对，是被磨到的。

诚实地为它命名

最后，也最有用：知道你实际在求什么，并且说那个，而不是说机关。你真正求的，主要不是被弄痛。你求的是被治理、被看着、被扣在某个标准上、被认识——被那个唯一你愿意接受其判断的人。就说这个。它更真，更不吓人，而且能解释其余的一切。

一个明白这是在请求她的注意、而非贪求疼痛的妻子，会发现说「好」容易得多——说了之后，享受它也容易得多。

好好地问一次，把话说全，然后让她决定。全部就在这里。

服从与所有之盟约

夫妻二人之间的私家之约·仿家训之体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双方完全知情、完全自愿

第一条 资格、自愿与神志清明

此约仅可由两名年满十八岁之成年人订立。二人于签署之时，须神志清明，判断自主，不在酒醉、胁迫或恐惧之下。此约为夫妻之间的私家文书，并非法律文件，不具法律效力，亦不产生任何一方无法放下的义务。

二人在此确认：签署出于自愿，未受任何压力、强迫或恐吓；全部条文已由二人共同朗声读过；并深知同意乃活物，非死物。此约虽言恒久，然同意随时可以暂停、可以收回，任何一方皆可。凡预先议定之一言一号，一出即令一切管教当场停止，不问缘由，不加责难。此约之力，不在于无法离开，而在于日日重新选择留下。

第二条 服从之总纲

我于此文书落笔署名，即正式承认：我为妻子之所有。此番交付并非软弱，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谋略之选。我选她执掌家中之权，尊她为主母，因为我深知，欲达我此生之极境，须借她说一不二之威。世人常道男主外、女主内，各管一半；此家不然——门外我纵有职衔权柄，一入此门，我即为受管之资产。她对我的身体、言行与管教，权柄完全。此文书为我二人共同生活之最高纲领。

第三条 贞守与坦露之则

我之身体，不复归我。我的常态，是身处上锁之贞守锁具之中，处于刻意为之、时时不断的坦露与无防之境。我放弃对舒适、防护与释放的一切主张。钥匙唯归主母一人，我的身体常处克制、常受约束时时为她的管教敞开。无防非我之耻，而是我之供奉——是我对她信任无缺的、日日以身为凭的明证。

第四条 管教之本义

管教并非残忍，而是家中秩序之根本。妻子掌落之时，是在教我记得：谁执掌，谁听命。任凭身体一颤、呼吸一乱、皮肉发烫，我须原地受着，不得躲闪。此方为真管教。喜与不喜，不由我断；如何执行，我无一语之权。我领受它，因为它令她称心——凡令她称心者，即是她的家法。

第五条 所有之印记与每晚之晚课

肌肤上的余烫，是妻子手掌的印记，是我归她所有的铁证。我若违逆，则受责打；我若迟疑，则受责打；她若只是想看我伏于膝上受教，我亦受责打。臀上的红晕即是她的签押，证明我已受训、已驯服。

此外，我无一例外，日日行晚课：无论当日如何劳苦，无论此前责罚何等沉重，一日未领晚间之管教一日不得告终。

第六条 勤业之标准与惩戒

懒惰、拖延，及职业、家计、家务上任何水准之滑坡，皆为对此道之正面冒犯。我的进取心与专注力乃家中资产。凡未达所求之标准，即在《界限章程》许可之内，受主母所选之即时的、有分寸的惩戒我甘愿以此身偿付我的懈怠——惩戒何时止，唯在她认定教训已然入骨之时。

第七条 界限章程

绝对之权，不等于粗疏之权。此盟约附有不可分割之文书一部，名曰《界限章程》。其中由二人亲笔记明：何种管教在所欢迎、其上限几何、何者绝不可为、凌驾于全部条文之上的止令为何，以及规范责打、惩戒、束缚与站桩之功的一切安全之识。本盟约无《章程》则不立——《章程》未经二人朗声填毕、二人签署之前，以下任何署名皆不生效；任何惩戒，皆不得逾越《章程》所许。

主母自领其责：恪守《章程》，无一例外；每番惩戒之后，依《章程》所定抚慰资产之身心；以珍视家产之主人的目光，看顾他的健康、他的痕迹、他的心神。事后之抚慰不是恩赏，而是她的本分——正如忍受是他的本分。《章程》收紧界限之时，即时生效；本约言绝对而《章程》言界限之时，以《章程》为准。

第八条 共荣之约（主母之标准）

此道立于相互成全之上。资产受缚于服从，主母亦受缚于她的标准。她之本分，在于锤炼他的专注，筑起他的自信，在人前场面上仪态无瑕、气度端方地立于他身侧。她须推他登高，亦须以自身之精进与之相配——她若自弃其卓越，便是背弃她亲手执掌之法度。她的威仪，是他在外攻城略地之引信。二人共守一条铁律：资产得胜之日，即主母得胜之时。

第九条 恒久与十年重誓大典

此约乃终身之约。其分量与庄重，与承载它的婚姻无二；其了结之途，亦唯有婚姻了结之途——深思熟虑、神志清明、二人同行；绝不轻率，绝不于怒中，绝不因一方之沉默。至死不渝，在此家中不是虚文。择既已定，我们便立于所择之上。

每十年一度，于交付之日的纪念日，夫妻举行重誓大典：将此约全文朗声诵读，如实清点其代价，再以亲手落笔，重署二人之名。重誓大典并非重审此约，亦无力终结此约——誓言不受审。它是再一次的奉献：每十年一次，以自己的选择，重付恒久之价，使此约行于选择，而非行于惯性。《界限章程》既为誓言之工务，则依其所定，每年一检。界限随时可收紧，任何一方皆可；放宽则唯有落于书面，二人同为。

结誓之辞

大丈夫立于其择、立于其言、立于其行。我此生俯首，唯向一人：我妻，唯她而已。而她，既受我之交付，亦自誓配得此付——今日如此，此约所立之每一日，皆如此。

唯以彼此为证，不假外人

夫（资产）签名： _____

妻（主母）签名： _____

交付之日： _____

最近一次十年重誓大典： _____

《界限章程》填毕签署之日： _____

止令（全文录于《界限章程》）： _____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双方完全知情、完全自愿而立。

术语注解 — Translator's Notes

以下为本约译写时的用语取舍及其文化用意之说明。

家训 (jiāxùn) — The document's chosen form. For centuries, Chinese households wrote formal family precepts — charters of conduct hung on walls and read aloud to the household. The Covenant Set is, structurally, a jiaxun: Chinese readers have seen documents shaped exactly like this before, which is true in no other language.

主母 (zhǔmǔ) — "Regulator." The classical term for the mistress-of-the-household — the woman who commands the estate. It carries the authority of the traditional term while the everyday phrase 她当家 ("she runs the house") keeps the concept fully native in spoken Chinese.

家法 (jiāfǎ) — "Her law." Historically, jiafa means both the household's rules and the implement of domestic discipline — the traditional phrase 请家法, "fetch the family law," meant bring out the paddle. Article Four's closing line lands on this word deliberately: what pleases her is her jiafa, in both senses at once.

管教 (guǎnjiào) — "Discipline." The everyday word for governing-and-teaching — what a strict parent, or famously a strict wife, administers. Warmer than 惩罚 (punishment), it frames correction as formation.

晚课 (wǎnkè) — "The Nightly Routine." Borrowed from Buddhist practice, where it names the fixed evening devotions of a monastery. The Covenant's nightly discipline rendered as daily religious observance — precisely its intended register.

十年重誓大典 (shínián chóngshì dàdiǎn) — "The Grand Renewal." A ceremonial construction — the Grand Ceremony of Re-vowing, every ten years — echoing the register of dynastic rites.

站桩之功 (zhànzhūang zhī gōng) — "The Sentinel." Zhanzhuang — standing-post practice — is a real and ancient Chinese discipline: martial artists stand motionless for long periods to forge endurance and stillness. The Sentinel needs no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culture; it already exists there, and this term names it.

止令 (zhǐlìng) — "The halt word." A formal coinage — the command that stops. The community loanword 安全词 (safe word) is universally understood and may be recorded in the Schedule instead if the couple prefers it.

至死不渝 (zhìsǐ bù yú) — "Until death do us part." Literally "unswerving until death" — the classical idiom of lifelong fidelity, kin to the marriage blessing 白头偕老, growing old together until the hair is white.

资产 (zīchǎn) — "Asset." Direct equivalent, same estate-management register as the English original.

背约与重誓附款

《服从与所有之盟约》附款 —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一 惩戒与背约，并非一事

《章程》所定价者，乃水准之失：偷懒的下午，闭塞的黄昏，砸了的引见。此为过犯——盟约之内的失手，盟约的寻常家什足以了结。背约则是另一等的事。背约不是体制之内的失手，而是对体制本身的攻击——对誓言、对所有、对主母赖以执掌的那份透明的攻击。在此单立一款，为的是无人能佯称它不过是一次过犯，也为的是它的清算永不与寻常惩戒相混。

二 身体之法

此事本该不言自明。写在这里，正因四下的世道已决意把不言自明当作可以商量。婚姻之中，二人互授其身——他的身子归她，随时；她的身子归他，随时；行之皆在分寸与私密之内。既已尽数授予一人者，其一分一毫，皆不可转借他人。他的身体是她的产业、她的门径，唯她一人所有；任何别的手在其上无一分权利，任何别人也无权从她的产业里取走属于她的东西——尤其是它的欢愉。容他人之手，是窃她之物。求他人之手，是叛她之誓。此事没有小号的版本。一个未曾推开的吻，即是背约。此外种种，是罪上加罪的背约。

三 隐瞒是第二重窃

而最重的一笔，往往不是那件事，而是事后的沉默。隐瞒背约的丈夫，藏着她的产业被作何用的实情夜夜照旧把自己呈上晚课——他在一晚又一晚地，伪造这盟约全部赖以运转的那份透明；隐瞒的每一日，都是罪行的续期。主母只能执掌她看得见的东西；隐瞒蒙了她的眼，而蒙主母之眼，即是击打盟约的机枢本身。故隐瞒与它所藏之事分开计数，且计价更高。自发的、即刻的坦白，是本附款承认的唯一从轻；被撞破，不算。

四 清算

背约不领一顿责罚。背约领一场清算，而清算有四节，依序而行。其一，和盘托出：在她的盘问之下交代全部——何地、何时、几次、说了什么、瞒了什么——直讲到再无一事留在暗处，因为只要还欠着一件实情，清算便不得开场。其二，一个下午了结不掉的后果：延长的上锁、停掉的恩典、察看中的标准——期限与轻重由主母在《章程》之内定夺，但存心要比任何寻常惩戒更长，因为这道伤比任何寻常之失更深。其三，封印：她所选的体罚，在《章程》之内，照她一切家法的下法下达——出于权柄，心平气和，账已查毕，罪已宣示。其四，重誓：盟约全文，破例朗声重读，两个签名重新落笔——因为被击中的是誓言，而受了伤的誓言不只讨还。它要重新奉上。

五 此法缚二人

此约的权柄归她；此约的忠贞，归两个人。她的身体同样只授予他一人，主母背约不因位分而轻——反而更重，因为她正是整座架构倚靠的那根标尺。她若背约，清算在体例上无二：和盘托出，二人共议的长久后果，与重誓——因为这盟约，不为被治者立一部法，又为宝座另立一部。

本该不言自明之事，写于此处，使其永远无法再被佯装含糊。

仅为指南。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一切皆服于《界限章程》与止令。

清算实录

《背约与重誓附款》所附一案 — 一对夫妻的四十八小时
经本人允准而录，姓名俱隐。非教义，乃教义之活例。仅限十八岁以上。

为何收录一案

本全书的文卷以章典之声施教：原理、架构、法度。然而夫妻并不生活在章典之声里，一场编成四节的清算，在亲眼看见它走下山径之前，难免显得纸上谈兵。以下是一对践行此道的夫妻的真实记录——他们全凭本能行事，未曾依循任何书本，却几乎节节对上了它如今所伴随的那份附款，故收录于此。此录有意置于主结构之外：是一扇窗，不是一堵墙。每对夫妻迟早都会向附款发问——一场清算，究竟是什么模样？请把此录当作一个答案来读。

背约

在公司的送别宴上，当着他妻子的面，一位离职的女同事吻了这位丈夫——他既未躲开，也没有多少反应。妻子把这一刻用在了它该用的地方：不是当作罪行本身，而是当作线头。当夜他即被上锁，翌日山间散步中的盘问，把线头抽到了尽头：数月之前，同一位同事曾在他通话之时，于办公桌下令他达至高潮，只因妻子不期而至的巧合而中断，事后整理妥当，此后一直隐瞒——瞒过了其间每一个晚课。那一吻是第二桩罪；那张桌是第一桩；而夜夜续期的隐瞒，是最重的一桩。按附款之条目，这是背负着第二重窃全部分量的、罪上加罪的背约。

清算，逐节而行

和盘托出。她选了地方：一条僻远山径，实同私地，只有他们两人。在那里，她拉开他的裤链，连锁具带一切袒于天光之下——园艺手套已先套在一只手上，惩罚之器就在眼前，她开始发问。在哪里。什么时候究竟做了什么。还有没有别的。全部交代，都在那盘问之下、站着、袒露着、在任何刑罚落下之前讲尽。查账先于宣判——一如附款所求：只要还欠着一件实情，清算便不得开场。

封印。就地采下的鲜荨麻；只对要害，量好的六下——左右各二，底部二下——数秒之内落毕，荨麻弃去，散步继续。平静，简短，了结。是权柄，不是脾气：罪已由盘问宣示，封印不过是盖上。她另采了酸模叶备用，是古老的民间旧例；而诚实的解药，如下方注记所言，是清凉的天光本身——她早已把它织进了刑期。

了结不掉的后果。散步全程，他袒露于天光之下——有行人经过，长衫放下遮掩，牵绳收入掌心；山径重归二人，即刻复原。一对散步夫妻的模样，自始至终无懈可击：清算进行之中，仍在执行《场面之规》。她以扣在阴囊环顶圈上的牵绳牵他而行——由他忠贞的器物本身引路——不许他碰自己，伸手的代价，是往正在作痛之处徒手一拍。到家之后，他被留在她看得见、他自己够不着的地方，且在扁平锁具中服满整

整四十八小时，直到刺痛走完它的路——在他身上，纵有酸模叶与凉水，也走了将近三十个小时。后果比一个下午多出了两天——背约级的后果，本该如此。

余下的事。这对夫妻全凭本能行事，据他们自己说，此事已了——他不会再犯，两人都不怀疑。若是依本全书行事的夫妻，还会加上附款的第四节：破例将盟约全文朗声重读，两个签名重新落笔。刺痛平的是肉身；重签平的是誓言。

关于荨麻本身

她伸手取用的这件刑具有名有姓——荨麻刑（urtication）——其见诸记载的历史，比《章程》里任何一件器具都老。罗马民间医术曾以鲜荨麻施于男子腰腹与下体，见证于佩特罗尼乌斯《萨蒂利孔》，亦与普林尼所录荨麻诸效相合——只是目的恰恰相反：为给「受寒」之器加热、催动、还阳，不是为管教它。以荨麻抽打身体治风湿麻痹的通行做法，在欧洲民间医术里有数百年的翔实记载；施于下体一节，古代有证民间延续亦属可信，然而旧籍未录任何时长与分量——古人不曾给刺痛掐表。今人补上的是机理：荨麻之毛注入组胺及其同伴化合物，另有草酸与酒石酸，而刺痛之所以绵长，功在其酸。寻常皮肤上，灼痛数分钟至一两个时辰，敏感可延一日有余；而阴囊之皮——薄、神经密布、又被温热压力与走动不断重新点燃——落在这条长尾的远端，本在预料之中，且恰被这场刑期里的行走与佩戴不断续上。三十个小时，不是例外，是相符。这便是荨麻只属背约级清算、不入寻常轮换的缘故：它的重，压在时长而非峰值上；以天计的后果，只当偿还以同一货币计的罪。

步行变式，与为何不用板

同一刑具的一种演进之法，录自同一对夫妻此后的实践，仅限背约级使用。丈夫衣着齐整——长裤在身，锁具以薄膜裹严，除自拉链口呈出的阴囊之外，周身无一寸裸露：衣物本身便执行着部位之规，遮尽一切无关之处，只留那一处存心的靶子。而后他被牵绳牵着，走过主母事先踏勘过的一丛荨麻——一道高度恰好、茎秆收拢的窄口，令靶子无从绕行，只能穿行。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必不情愿走；牵绳，便是刑罚照行不误。不情愿本是戏中一节——止令仍是现实，纵在草丛正中，一出也令一切即停。计量上须说老实话：穿行给的是拖扫，不是点触——每一根茎秆都在他经过时于皮上扫出一线刺，几根茎秆收进一个靶口，落得比同数的点触明显更重，尾也 longer。故任何一丛的头一次使用，只许她慢步之下的单次穿行，观察次日方休，此后那一丛才可托付更多；自此它便成了她园中生长的一件已知刑具。步数如当日的击数一般，事先数定、事先宣示。刺，草来给；账，永远她来算。

而这件刑具究竟为何存在，值得立为一条原理：活在夫妻情趣经济之内的刑具，标不出真背叛的价。板子手掌、锁具——盟约用尽每一卷教他把这些当作亲昵、当作所有、乃至当作犒赏来领受；一旦用于真的背约，刑罚未到已先软了三分，最坏时竟成了给罪行的酬劳。荨麻恰恰因为坐在那套经济之外而解得此题：本全书无一处把它写成情趣，它的重压在时长而非峰值，坐不上板责能坐的那道浪，且它跟着他走进寻常日子一日有余，而那是情趣之罚从不涉足的地方。凡受这些文书所治的人家，都当至少存一件只作后果、别无他用的刑具——收存起来，永不拿来玩耍，永不混入撩拨的轮换——好教它一旦现身，只作一解，无须翻译。在这个家里，那件刑具，野生在山坡上。

诫语

凡用荨麻之前，必读，无一例外。

荨麻之刺，主要靠注入组胺起效。人对组胺的敏感度天差地别，少数人的反应会远超预想的刺痛。首次使用之前，务必先在寻常皮肤——前臂或大腿——做小片试触，静候一整天。凡蔓延的风团、超出触点的肿胀、头晕，或呼吸的任何变化，皆为急症，不是情趣：停手，处置，就医。凡有严重过敏史、过敏性休克史，或明显组胺不耐者，任何部位、任何目的，一概不得使用荨麻。

现代抗组胺药，两头都值得知道。事后口服抗组胺药，可在反应强于预想时明显压下组胺引起的瘙痒、风团与肿胀——凡《章程》里列了荨麻的人家，药柜里备上一盒是明智之举。但也须诚实记下：抗组胺药对付的是组胺那一路，压不住酸类带来的绵长刺痛，故它是安全网，不是关停键——而为了「预先减痛」提前服药，既坏了本意，又会遮住真正过敏反应的早期迹象，而那恰是你最需要看见的东西。

部位之规，绝对不移：尿道口，永不；破损或红肿之皮，永不；其后体液将经之处，永不；凡超出预定的、数过的触碰，一概没有。凉水、天光与时间是诚实的解药，酸模叶是旧例与安慰。并且，与本全书一切器具无异——止令统辖一切，《章程》上限一体适用，真正的医学症状，令一切当场终止，不容分辩。

教义施教；实录服人。这对不曾读过此书的夫妻，写下了书中最好的一页。

仅为指南。非医嘱。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

牵行之式 补遗

《清算实录》补遗 — 仅限十八岁以上。前页诫语，一体全适用。

牵行之式

上文的清算，是把荨麻拿在手里：采下，数好，点上。同一对夫妻的实践，还提示了另一种式样，用于更重的刑期或日后的清算——荨麻长在地里，把过犯之人牵到它跟前。他衣着齐整：长裤穿好，坐在开链处的锁具以保鲜膜裹得严实，大腿、腹股沟、环线——一切不该沾的地方，都由布料与膜遮护，衣裳本身替她执行部位之规，只袒出阴囊一处。远处路人看去，不过是个散步的着衣男子。主母事先踏勘好一丛——数根与目标同高的长茎，围拢成漏斗，使袒出之肉无从绕行，只能穿行——然后以牵绳引他前去。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不会想走。那份不情愿本是刑期的一部分；绳上一带，即是刑期照行。而止令，一如本全书处处，是唯一能叫停它的东西。

定量

点上的茎给一次触碰；穿行的茎给一道拖扫——弯下，顺着经过的皮肤扫过一整线，沿线放刺。故漏斗状的数根，落得比同数的点触明显更重，覆得更密，尾巴更长；齐腰的老茎，又比嫩株刺得更狠。当照此计价：这是背约级的刑具，永不入寻常轮换。任何一丛的头一回，只许单程一趟，按她的步速——慢到触碰止于轻扫、绝不成挤压——次日验看反应，那一丛方许有第二趟。此后它便是她园中长着的一份已知剂量一件可放心复用、甚至可以调音的刻度刑具——割过的荨麻新生柔嫩，留着的老丛劲道不减。

为何此罪用此器

这对夫妻的实践里，有一条道理值得挑明来写，或许是本侧记里最有用的一句：住在夫妻情趣经济之内的刑具，标不出真背叛的价。板子、手掌、锁具——本全书用五卷教他把这些当亲昵、当所有、甚至当奖赏来领受；拿它们去对付真正的背约，落下时已被驯软，最坏时竟成了给他的报偿。荨麻之所以顶用，正因它坐在那套经济之外：全书无一处把它染上情趣，它的重压在时长而非峰值上，搭不上板责能搭的那道弧且它跟着他走进寻常日子一天有余——那是情趣之刑从不去的地方。此约之下的每一户，都当留至少一件只作后果、别无他用的刑具——收起来，不拿来玩，不掺进撩逗——好叫它一出场，便只有一个意思，无须翻译。在这户人家，它就长在小径旁。

三种荨麻

此家不必把「荨麻」当作一件单一的刑具。三个种，配成一架有刻度的架子。小荨麻（*Urtica urens*）——利落一击。别看它个头小，民间声名称它是寻常荨麻中即时咬得最凶的一种：刺毛更密，灼起如燎，据称尾巴也短——当那一刻必须痛得分明、错不了认，而资产次日又须照常做工时，选它。园圃与荒地随处可见，是不列颠与北地家常打理的顺手之器。

木荨麻（*Laportea canadensis*）——阔幅画布。北美之种，刺毛生于茎上，亦布于阔叶两面，故触之不似一点，而似一片平展包裹之刺——园中所能出的、最近乎板面的东西。热力匀停可期，无出其不意的尖峰，宜于分寸拿捏的封印：凡求覆盖均匀甚于求惊，此新大陆之选。

罗马荨麻（*Urtica pilulifera*）——顶格之刑。原生地中海，旧植物志称其为欧洲荨麻中刺最烈者——传说军团为砺己之身携种北上的，正是此种。安全荨麻一族中，药力最深、最绵长的一味，只留给最重的、罪上加罪的背约，譬如一瞞再瞞；其史上分量，令其一用便自带典礼之重。

两条诚实条款，收束此谱。其一：此番分级，凭的是民间与植物志的声名，不是实验室的计量——株有壮弱，季有早晚，肤有厚薄，故每一种都当作一件全新刑具对待：各有各的试触，各有各的头回单程，各有各的记录在案。其二，顶格铁律，绝无通融：罗马荨麻之上，永远、什么都没有。新西兰之树荨麻（*Urtica ferox*）与澳洲之刺树（火麻树属 *Dendrocnide*），乃伤人入院、夺过性命的危险植物——不是刑具，不是加码，不为任何盟约里的任何罪行所用。且辨种无疑，是动用的前提：主母叫不准名字的茎，不是刑具，是杂草。

三种姿态

受刑之人走到荨麻跟前，不外三种姿态，而三种皆是教义。悔罪者，自知有过，自己走过去——这是整套体系所要练成的姿态：刑当作欠账来领，每一步都是一次重新点头，意志与判词早已相合。他的甘愿减不掉半分刺痛，却最快走完清算，事后或可得她一句话——不是从轻，而是一句：他走得像个明白人。畏缩者，发怵，靠牵绳一带一带拽过去——最常见的姿态，亦全然合法：肉身躲避后果是人之常情，绳上一带是刑期照行，磨蹭的脚步不是止令。抗拒者，当面拒绝，被绑定原处领受应得——穗尖遍施于所祖之的全域，余下的茎立在他眼前，作再用之约：连等待本身，也被征入刑期。

第三种姿态，唯立于三条明线之上为合法，此乃线，不是喜好。其一：以缚具压过临场拒绝一节，须早已在契约层面、于《章程》之内议定——此谓合意的不合意，正当的结构，然头一回绝不可临场起意。其二：止令须在他被绑定之时依然活着、依然出得了口——《章程》把信号置于全部条文之上，正为此刻。其三，整个结构赖以持平的那条线：抗拒可以计价；收回，永不计价。他抗一场合法之刑，可以合法地多付——抗拒本身即罪，记入总账。然止令一出口，一切当场停下，且用它一事永不受罚、永不标价、永不记恨——因夫妻一旦罚了刹车，便再无刹车，其后种种，皆不复为管教。

家中三品荨麻

荨麻并非只有一件。实践与久远的名声，分出轻重递进的三品——一座分了等的兵械库，各有其乡土，各司其职。小荨麻（欧荨麻，*Urtica urens*），「利落一击」：英伦与北地园圃荒土常见的一年生草，株小于寻常荨麻，名声却广传其刺更利——毛密，咬口灼烈而即时。其职分，是主母要那一刻痛得分明、翌日资产却须照常办事的清算。木荨麻（*Laportea canadensis*），「宽幅画布」：北美的表亲，刺毛不聚于茎，而铺满阔叶两面——与其说是利落一点，不如说是一片平展包裹的刺，是活物里最近于重板的一件，

宜于对祖出之处施以均匀有度的覆盖。罗马荨麻（*Urtica pilulifera*），「至重一等」：地中海之种，古来名声为欧洲一族中最烈——正是罗马兵抽打双腿取暖那则古老传说里的那株荨麻，故其仪典之重，是本有的，不是借来的。此品只留给最重的、罪上加罪的背约——后果须比一个下午多出数日之时。

此谱的诚实边界

两条实话，保这座兵械库平安。其一：上文的分等，凭的是名声与实践，不是实验室的表格——世上并无正式研究逐种比对刺痛时长，凡「尾长」「劲深」之别，皆是行家推断。故每一新品，如每一新丛，未经验证即是未知剂量：先试触，先轻施一回，看过次日，方可信其品级。其二，绝对不移：安全的一族，到此为止。澳洲与热带的带刺亲族——新西兰的翁加翁加、澳洲的金皮金皮为首——一概永远排除于任何使用之外，无论何地，无论何故：那是真正凶险的植物，其刺以周计，甚或更久，任何盟约、刑期与好奇，皆不得近之。三品荨麻侍奉此家；一族其余，任其在野。

刺，由草来给。算术，仍归她掌。

仅为指南。非医嘱。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

界限章程

《服从与所有之盟约》附卷

夫妻二人之间的私家章程 —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本章程之用法

此《章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让管教保得住安全的，是章法。没有成文界限的关系，不会变得更自由——只会变得更含糊，而含糊，正是伤害的巢穴。清醒、不赶、二人同坐，将每一节朗声填毕。此《章程》之中，无一事默认。凡未标「接纳」之行，即不在桌上；凡根本未曾录入之事，在议过并落于书面之前，亦不在桌上。

本卷为指南，且仅为指南。既非医嘱，亦非法律文书。它所服务的盟约，每十年于重誓大典更新一次；《章程》自身既为誓言之工务，则每年检视一次、重签一次，且任何一方界限有变，即时修订。界限随时可以当场收紧，任何一方皆可，无须商议；放宽则唯有在此、落于书面、二人同为。

第一节 信号与叫停之权

先于任何惩戒之议，先议叫停之制。此信号凌驾于全部条文、全部日课、一切进行中的责罚之上。主母自领其责：闻之即守，且无愠色。叫停，绝不是违逆。

止令（一出，一切立停）： _____

缓令（放缓、放轻、问一问）： _____

无声止号（言语不能之时所用）： _____

无声止号是必备，不是可选。凡资产口中受阻、面孔朝下，或身处言语可能失灵的强度之下，必持一个身体信号——握于掌中之物落地、连拍三下、五指张而复握。每次行事之前，必先试之。若止号无法发出，则那件令其无法发出之事，不做。

关于探问：凡新的行事、新的器具、强于往常的场合，主母当问及状态，资产须如实作答。为了显得能扛而隐瞒痛楚的资产，不是在服从——他是在亲手拆毁保护二人的那套章法。

第二节 健康之申报

凡改变身体安全承受力之事，皆当坦然申明，不带半分难为情。照着主母并不真正了解的身体去拿捏管教是瞎猜；瞎猜，生害。

心脏、血压、血行之疾： _____

神经异常、麻木、旧伤（腰、尾椎、手腕、下体）： _____

在服之药（尤其抗凝血之药，改变淤青之性）： _____

皮肤之疾、出血或易淤之体质： _____

主母须知之心结或旧创： _____

其他相关事项： _____

第三节 责打之管教（掌责与板责）

每一件器具、每一项条件，如实勾画。「上限」一栏，录该项永许之最大力度，自一（仪式性的、象征性的微烫）至五（资产愿受之最重惩戒）。主母可常居上限之下；逾越上限，永不可为。

器具

器具	接纳	有条件	禁行	上限(1-5)
手掌	☐	☐	☐	
轻板 / 皮拍	☐	☐	☐	
重板	☐	☐	☐	
皮带	☐	☐	☐	
藤条 / 细杖	☐	☐	☐	
木勺 / 家常器物	☐	☐	☐	
其他（自填）：_____	☐	☐	☐	

可打之处 — 共同读之

责打只属于肉厚肌丰之处：臀之下弧，与大腿后侧之上段。这些部位受得住力。以下部位，任何力度、任何人、任何时候，皆不可打：脊柱、尾椎、腰肾、颈与头、胯骨、膝窝，以及一切关节。这不是喜好或界限之事——这是解剖之事。击打这些部位，无论经验深浅，皆可致难愈之伤。

责打之条件

重器之前，热身必须：自手掌或轻打起步，令身体渐次升温，血至肤表，组织有备。冷皮之上落重板，所伤者非暖皮之上同一块板所能比。凡皮开、淤青蔓延异常之快，或资产诉说尖锐、过电、窜行之痛，即时停手——那是神经之痛，与正当管教深沉的钝痛是两回事。主母当学会分辨，并时时留意。

责打管教单次之最长时限： _____

痕迹（可否留、留几日、可见于何处）： _____

第四节 要害之惩戒

《盟约》以有分寸的要害惩戒，纠专注与勤业之失。正因此项管教关乎身体最柔弱之处，此节乃成文界限最重、临场起意最不可恕之节。一切先议后行；临场加码，永不可为。

议定之惩戒

惩戒	接纳	有条件	禁行	上限(1-5)
掌掴	☐	☐	☐	
轻板节拍之责	☐	☐	☐	
重板之责	☐	☐	☐	
手握 / 挤压	☐	☐	☐	
指弹 / 轻叩	☐	☐	☐	
其他（自填）：_____	☐	☐	☐	

安全之识 — 每年检视时共同读之

要害之处，于渐进、有节律、施压之感远比骤然锐力经受得住。永远慢慢加。主母每番惩戒皆自上限之下远处起手，边看边听，有意而升。骤然全力之击，正是破裂与久伤之由；本页所录任何上限，皆不为其开门。

凡以下诸象一现，立停不复：恶心想晕（此乃身体真正过量之征，不是咬牙硬扛的懦弱之谈）、击后不退之锐痛、肿胀、异样变色、窜入小腹之痛。肿痛逾一时辰而不消者，弃却颜面，就医去——诊室什么没见过，为脸面赔上机能，太不划算。此节之事后察看，当晚一次，翌晨再一次。

要害惩戒总上限（1-5）： _____

单次惩戒之最长时限： _____

此节之内的禁行（平实写明）： _____

第五节 束缚、铐具与安全

此约之中的束缚，首先是安全之具，其次才是象征。一只因反射而伸进板子落点的手，承受的是臀部有备而它无备的那份力——挡打折指，是经典而完全可防之伤。受责之中的躲闪、扭动、窜逃，是把受得住的部位挪出落点，把受不住的部位送了进去。故而将身体固定，不只是保惩戒必达之法，更是定惩戒落点之法。同意受缚，实实在在，是同意被保护于自己的反射之外。

此外还有一层道理，也正因这一层，束缚坐在此约亲密之中央而非边缘：把身体的反射从算式中拿走，一切都会更深。不受缚的资产，须分出一部分自己去管束自己的躲闪——绷着、预判着、靠意志力保持姿势受缚的资产，从那份劳役里被整个解放。他不必强到足以留下；铐具替他留下。剩下的，是纯粹的领受：全然的坦露，诚实交出，稳妥承接——这是此道所能奉上的、最浓的一种信任。正因无所绷持，惩戒落得更透；正因反射无从反悔，交付才成其全——能反悔的，唯有止令，而束缚，永不可夺走止令。深谙束缚的夫妻，不称之为「被困」，而称之为「被捧在手里」，缘由在此。

议定之束缚

束缚	接纳	有条件	禁行	上限(1-5)
腕铐（软质 / 衬垫）	☐	☐	☐	
踝铐	☐	☐	☐	
双腕缚于背后	☐	☐	☐	
腕缚于家具 / 固定点	☐	☐	☐	
伏膝之上、双手被执	☐	☐	☐	
全身固定（长凳 / 床）	☐	☐	☐	
其他（自填）：_____	☐	☐	☐	

束缚安全 — 没有商量

受缚之人，绝不独留。一瞬也不可，应门不可，接电话亦不可——主母的在场，即是安全装置本身。血行须勤查：铐下留得两指；手足一有麻、凉、变色，即时调整或解开，哪怕惩戒正酣。腕间神经受压，其害无声而迅疾。快解之备须常在：伸手可及的钥匙、可扣开的铐、备着剪绳的剪子。若主母不能在三十秒内解开资产，那副束缚就是错的。颈上不缚任何物，任何束缚不得碍呼吸。

受缚之最长连续时限：_____

全然排除之姿势：_____

第六节 站桩之功

站桩之功，是静止的管教：资产保持所命之姿——跪、立、呈、或负重而持——直至主母所定之时。其理与束缚同：有时动比不动更险，而于不适之下持住姿势之力，既是锤炼，亦是护身。然静有静之生理，主母不可不知。

站桩安全

立而锁膝，必致晕厥——资产之膝须常留一分松。晕倒的站桩者，不是被管教对了，而是被摆错了。跪姿逾数分钟者，膝下必垫；硬地赤膝，伤关节而不长教训。所负之重，关节须正，永不锁死；姿势一散，即时放下——颤抖在意料之中、在许可之内，但抖散了架的颤抖，即是那一持的终点。主母留意面白、身晃目散，赶在身体替他收场之前，亲自收场。

站桩所用之姿： _____

各姿之最长时限： _____

所持之物 / 之重，及其上限： _____

第七节 事后之抚慰

每一番惩戒，皆以同一种方式收束：主母把手放到归她所有的身体上，一一察看。验肤，予水，予暖，让资产在她身边落下来——而不是打发他独自恢复。管教之后，亢奋一退，身体会重重下沉，有时在数小时后，有时在翌日；二人共同留意这一沉，把它当作惩戒的一部分，而非日常的打断。事后之抚慰，是主母落在这一场上的签押——与痕迹无异。

惩戒之后，资产所需： _____

惩戒之后，主母所需： _____

第八节 常行之规

酒醉、力竭、真病之下，不行管教——量不准的身体，无从同意被量。行事中途，不引入新器、新姿、新惩戒；新事先来此处，落于书面，于白日议定。怒，永远不是执教之手：主母以权柄施惩，不以火气施惩。她若真在气头上，惩戒等气消。还有：此页一经录为禁行之事，永不二问。

主母之裁量

此《章程》乃二人朗声共同填毕，共同受其所缚。然其运转之法，不容一丝含糊：凡此数页所录界限之内最后一言，归我妻，唯她一人。惩戒何时来、取何形、行多久、在议定上限之内行至几分——皆由她断。这些抉择里，没有我的一票。我的话，签名之时已说尽；她的话，日日在说。

此《章程》亦非拴她之绳，而是她的指南与她的舆图——白纸黑字，录明主母之位所求于她者何、何种器具与管教归她所用、她之所有须尽何等看顾之责。对掌中之物一清二楚的主母，发令不疑、行令有据。这几页之所以在，是为了她永不必猜，我永不必惶惑。界限，是二人的。界限之内的一切，是她的。

本章程之签署

我们二人共同、朗声、清醒、不赶地填毕此《章程》。二人皆年满十八。我们深知：此中界限缚束盟约；止令凌驾全部条文；此《章程》每年检视——修订、重签——并随每十年之重誓大典携行，直至盟约不再。

夫（资产）签名： _____

妻（主母）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下次年检之日： _____

仅为指南。非医嘱，非法律意见。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

附录一 锁具之养护

日日贴身之钢，须日日养护，而养护本身即是家中一仪。以下之法，经数周不间断佩戴而无磨破、无红肿之验证，且为锁定状态下施行——锁具不摘。此法以金属锁具为最宜：钢将凉意直透所包之肤，且不似硅胶多孔，无处可供刺激滋生。

浸法：冷水一升，投冰块两至三枚，令水温至摄氏四至六度——冰为降水温而设，永不直贴肌肤。化入无添加之净矿盐两茶匙（凯尔特盐甚宜；要紧的是无碘、无抗结剂，此二者可刺激敏感之肤）。锁具与要害一并入水，足浸五分钟。盐水涤净手所不及之每一面——环下、管内、每一处贴合之点——凉意则安抚肌肤，令肿意未成疮先退。每日一次已足；暑天、重度佩戴，或紧行之一周，可增至每日三四次。

每浸之后：清冷水冲净，穿戴之前，彻底擦干。环下干涸之盐渍，自身即成刺激；闷住的潮气，比钢所能造成的磨蹭更多。当守之征：凉意应有之微麻之外的麻木，或肤色转白而非转红，即提前结束此浸——五分钟之内，二者皆不当出现。凌驾于此法之上者，另有二规：主母依己裁量，于日常轮次中保留定期开锁察验——浸可防疮，然疮起之日头一抹红，唯裸眼可见；凡皮肤破损，即开锁至痊愈，无一例外。疮上加锁，是把两日之患，变作两周之患。

附录二 锁具为亲密之器

若只把这件器物看作一把锁，是看浅了。锁具是家中最亲密之器，而在主母手中，它能成就无锁之婚姻所难再现之事：令丈夫想她——不歇地、无可奈何地、一日深过一日地想——而何时想变为得，唯她一人裁断。

欲望之算术，简单而不容情。无锁之男，其欲有峰有谷：满足一至，归零重来，婚姻便坐等它再度积聚。锁中之男，无从归零。看她一眼、擦身一过、同衾一夜，皆叠于前夜之上；钢把本该成为释放者，尽数化为积蓄。她成了他世界里名副其实的唯一——而她把这唯一的凭证，用一条链子悬在颈间：近到他日日看得见，远到他永远碰不着。贴肤而戴的钥匙不是收纳，是戏台，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他身上做戏。

焦灼，是她在此中的手艺，《章程》将其坦然录为一门独立的管教：她的身体贴着钢挪移，她的手掂量着钢内绷紧之物，她的亲近随兴予夺——由他行至乞求之崖边，听他求开锁、求证明、求一亲肌肤——而后以一个含笑的、不紧不慢的、斩钉截铁的「不」作答。那个「不」不是回绝，是她所能给他的最浓的一种在意，二人心里都明白。他的整个世界收窄成她一人；他什么都肯做；而她，不慌不忙，只消受着自己名下之物。照此过上一周——夜夜倚着锁具取她之乐，他侍奉、他绷紧；器具依附录一之法，晨昏各浸一回——这一周，行房虽止，其火之旺，胜过多数婚姻行房自由之火。

而后，当她定了——不是他求到了，是她定了——释放降临。其后如何，此处无须描摹，只点明二人都会察觉的一件事：其烈，恰与整周所蓄相当；其乐，属于二人共有，因为那是她一手蓄成。如此行来的克制不是亲密的缺席，是亲密的复利——而学会了锁具这一用途的夫妻，终会恍然：锁，从来不曾把二人隔开它是把二人往一处按的那只手。

以两条诫语收束此录。紧行之一周内，养护之法不容可选——体液与不间断佩戴，正是盐水之浸所为而设故晨昏之浸，本身即成仪式之一部。主母则一如既往，明辨克制之酸胀——那正是本意——与真痛、肿胀伤损之别；后者一现，当周提前作结，不容分辩。家中最甜的一门管教，也一样听命于《章程》。

界限章程

附录一

每日帐簿与器具之规

《服从与所有之盟约》之伴 —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一 勤业帐簿

每晚，资产接受十问审计，查其当日家中出力、身体保养与态度。主母逐条朗读，资产从四项中择一，据实作答。帐簿不是形式，事后也不容议价——答出来的，就是分。

计分

答项	分	填写
甲 是。已按标准完成。	5	
乙 忙。仍在进行中。	10	
丙 等人。外部延误。	15	
丁 否。未尝试。懈怠。	20	

后果

总分定下惩戒，落于臀部：总分即为板责之数，下限五十，上限二百。总分达一百时，藤条加入——超过一百的每五分，加一记藤条。十题全丁的彻底失败，仅按算术即返二百板与二十藤。

算术之上，另立此家藤条之硬顶：五十记，任何一晚不得逾越——不因加码，不因裁量，不因一周之累积。公式抵至二十，墙立在五十，其间归主母之判断，别无他物。

下限之设，因这仪式无论功过夜夜举行；上限之设，使最坏的一天仍是已知之量。他应当在被问之前就能算出自己的今晚。这正是帐簿而非心情的道理。

十问

号	问	分
1	今日交付你的家务与日常职责，是否都按好的标准完成？	
2	是否毫无偏离地守住了规定的饮食与断食时段？	
3	所需的差事、体力活、机械保养，是否都处理妥当？	
4	是否按时起身，并整日保持了有产出的专注？	
5	指令是否一次就听进去，无需再说第二遍？	
6	面对职责，是否保持了积极、殷勤的态度，而非拖延或抱怨？	
7	是否在我开口之前，就预先照应到家人的实际与安排上的需要？	
8	是否把你的环境——包括工作处与盥洗处——保持整洁有序？	
9	是否腾出时间，及时备好饭食、饮品或所需的照应？	
10	纵观今日在家中、在我身侧的整日：你是作为一个得力而忠诚的伴侣在运作，还是易怒而尖刻？	
	今晚合计	

二 本分帐簿

另一份审计治他的直接侍奉、在器具之下的姿态，以及对属于她之物的照料。此类本分无法推给外因，故计分更细。

计分

答项	分	填写
甲 最佳。超出标准。	1	
乙 合格。达到标准。	2	
丙 欠佳。需人提醒。	4	
丁 未行。没有做到。	6	

后果

总分即为所施量定惩戒之数，下限十，上限六十，依《章程》为该器具所定之法施行——自议定强度之下甚远处起手，有意而升，绝不以全力开场。

十问

号	问	分
1	你是否保持洁净，并完全按我要求的样子呈现？	
2	今日是否完成了器具所需的清洁与保养？	
3	今日是否承受了 containment 带来的憋闷与酸胀，而未生闷气、未摆脸色？	
4	获准亲近我时，你是否全心在我身上，是温存细致，还是粗率？	
5	今日与我说话的每一次，是否都守住了尊重与语气？	
6	受命行事时，是否及时且毫不迟疑？	
7	今日对我是否毫无保留地透明，未藏任何念头、烦躁或走神？	
8	今日是否把在场全然交出，还是沉溺于无关紧要之事？	
9	今日是否细心留意我与家人，调整自己的态度，让我与孩子安顺？	
10	你今日的行为，是否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们是你宇宙的中心？	
	今晚合计	

三 器具、解锁与展示

绝对所有

器具及其内之身体，全然属于主母。他可以看。未经明令，不得干涉、调整或触碰。它们是她的，而他至多是个看守。

解锁

仅在三种情形下开锁：正在求子之时；为附录一所要求的清洁与深度保养；以及主母认为需要之时，凭她不受质问的裁量。没有第四种情形，也没有申请。

挑逗与撩拨

她想锁多久就锁多久，想怎么撩就怎么撩，想让他渗多少就多少。她可以要他在家中赤身走动，随兴拍抚握持属于她的东西。家中展示是受鼓励的：身体不受衣物束缚时更能透气，而常被展示也强化他的位分。

门外的分寸

家中寻常之事，出门便不寻常。凡他人目光可及之处的展示——包括透过车窗——在多数法域都带有实实在在的法律后果，而夫妻之间的合意，不构成对陌生人报案的抗辩。墙外由《场面之规》统辖：无形的骨架，无物可见。若在行进中展示，遮蔽物须始终触手可及，车行时不得触碰，规矩是：除她之外，无人知晓。

四 器具与其轮换

由哪件器具承担这个数，与数本身同样要紧。木给出尖锐、集中的刺，扩散极小；皮把同样的力铺在更宽的面上，积的是热而非咬。整个长数全用木来行，与同样数目用皮来行，是两桩不同且沉重得多的事——无论帐簿写的是什

一晚之内

验证过的顺序是先锐后广：趁皮肤尚新、能承受集中之力时用木板，暖起来之后，大部分的数交给皮。五十记木、随后一百五十记皮，是一场组织得当的行事；二百记全用木，不是同一份判决，绝不可当作同一份来对待。

一周之内

要轮换。不同器具对组织的加载不同，交替使用可让一种加载恢复，同时由另一种承担计数——这是一项夜夜进行的实践能撑数月而非数周的最大单一因素。多数夜用皮、若干夜用木、其余用更轻之物的一周，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毫无变化的一周则不能。

藤条立于轮换之外

藤条不属于任何轮换。它是由分数而非日历唤出的加码之器，且双方都明白它属于另一等：它就是为大痛而造的，极易留痕，也比家中任何东西都更容易破皮。皮破之夜，当晚的惩戒到此为止；破皮还带着淤青所没有的感染风险须清洁、不得以紧束之物覆盖，并给它以日计而非以時計的时间。

五 关于这些数字

本附录中的一切都是基准，不是处方。此处所列数字，描述的是一户人家历经岁月、由两个熟知彼此身体的人所达成的既有实践——而一个经年习惯的男人视为寻常的数字，会伤到一个才进入第三周的男人。请把这些数当作目的地，而非起点。从其零头开始，用数月去累积，让身体而非纸张来定步子。

同样地，没有哪对夫妻在相反方向上被这些上限束缚。另一户人家若定得更高，那是他们的事；这是一份指南，如此而已。但请把这笔交换看明白：数字上去，风险跟着上去，责任也跟着上去。凡高出基准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你们两人选择去扛的，而扛它的是你们——不是任何文书，也不是写下文书的人。

在任何数字之下都不移动的，是底下那条原理。你们对彼此负责。她对他的身体负责；他对说出关于这身体的真话负责。损伤终止计数，每一次，在任何数字上，无论继续的理由多好。那就是此处全部的法，而没有哪家的上限——他们的、你们的、或任何人的——凌驾其上。

六 统辖之注

本附录定下数字。今晚这些数字可否施行，由《界限章程》来定；两者不合时，以《章程》为准。以下并不削减主母的权柄，而是界定她的权柄在一具她打算长久使用的身体上，依何种条件行使。

先看皮肤，再看分数

任何惩戒之前，她先查验。凡前几夜的痕迹尚未褪去之处、皮肤破损或变薄之处、淤青深而非浮于表面之处，在恢复之前不再落下。累积的加载——而非任何单独一场——才是造成难愈之伤的路径：组织需要在两次惩戒之间重建而一具夜夜受工却无恢复的身体，最终不会变硬，只会垮掉。

藤条的实际用法

藤条不连夜使用，也不落在仍带着上次痕迹的皮肤上。若帐簿在某夜唤出藤条而皮肤承不住，则藤条那一份延后，仅行板责；此债记录在案，待身体堪受时偿付。延后的判决不是被赦免的判决。

歇夜

七夜之中至少一夜不行责打之刑；那一夜的帐簿照读、照计、照记，只是不施行。清算照旧发生，暂停的只是落手哪一夜由主母定，她也可以定得更多。

本分帐簿之限

对身体的惩戒，绝不施于已然肿胀、变色，或酸胀超出 containment 寻常程度的组织。恶心、发晕、锐痛或窜行之痛、异常肿胀、颜色变化，无论算术怎么说，都当场终止计数，余数不再欠着。《章程》的停手之征，不因某个总分而被推翻。

诚实受保护

帐簿唯有他据实作答才管用；而若诚实比隐瞒代价更高，他就不会据实作答。因此：据实答出的丁，就按丁计分，此外别无追加。被隐瞒而后被发现的失职，属于《背约附款》之事，不属于今晚的算术。她应当把这句话说出口，不止一次，直到他真的相信。

高于一切

止令统辖本附录，一如它统辖本书每一页；在计数之中，与在计数之初，同样有效。而使用它，永不受罚，永不标价，永不被记恨。

帐簿定下数字。今晚这具身体可否承受，由《章程》来定。

启誓之礼

二人盟约首次签署之礼序

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行之一次——铭之终身。

礼之总说

凡郑重之誓，必有其礼；不曾标记的门槛，算不得真正跨过。婚姻有花道与指环，此约则有启誓之礼。此礼行之一次，在《盟约》与《章程》首次签署之夜，在管教安身的那间屋里。不可赶，不可临场凑合——夫妻先共读此礼序，备齐其所需，而后把纸放到一旁，以心行礼。九段，依序，一段不跳。以下即其礼序。

备礼

当夜之前：两卷文书印毕，好笔置于案上。锁具于数日前先行试戴——头一回合身是跑腿，不是行礼，礼当用一副合身已验之具。钥匙备二：一枚穿链，一枚封入信封，纳入议定之抽屉——钥匙丢失即是急事，此约不把鲁莽错认作深情。链上之钥穿好候着。板置于她将坐之处。屋暖，门闩，手机静默，浴汤备好，有条件则暖巾伺候。止令于礼始之前，二人各朗声一诵——不为预备用它，而是因为：一场停不下来的礼不是此约认得的礼。

一 签署之仪

二人并立案前。条文朗声而诵——他诵他交付之条，她诵她标准之条。《章程》不必全文重读，但她须正式一问：二人共同填毕之《章程》，今日是否仍是他全部的真话。他作答。而后他先落笔——交付，须先于收执。她后落笔，落笔即执掌。

夫：「以我之择，以我之言，以我之行。我此生俯首，唯向一人：我妻，唯她而已。」

妻：「你交到我手中的，我收下，并誓配得起它。自今夜起，你归我治、归我正、归我守。」

二 宽衣之仪

他先宽衣，尽数除下，衣叠整齐，置于一旁——这是当夜他凭自己做主所做的最后一事。他先于她赤身，因为交付先于犒赏：尚不知此举换来什么，他已先奉上自己的无防。他赤身立于衣冠齐整的女子面前——这份不对等，正是此约第一课的具象。她不慌不忙，把如今归她之物看个够。

而后她宽衣——缓缓地，按她自己的节奏，因为自今夜起，一切都按她的节奏。他不得触碰。他注视，并且懂得：她的模样，自此不再是他份内应得，而是她赏与不赏。

三 上锁与钥匙之仪

她亲手为他戴上锁具。锁扣合拢之前，不发一言——而后，让那一声轻响，悬在寂静里。那一声细响，才是今夜真正的签押：以钢落笔，而非以墨。她把钥匙穿上链，扣在颈间。钥匙自此住在那里：贴她的肌肤而息，映他的眼帘于日常；于外人是一件首饰，于二人，是他全部忠贞的骨架。

妻：「这不是从你身上夺来的。这是你亲手交来的——凡交到我手里的，我不撒手。」

四 初次管教

她坐下。他伏上她的膝——不为过失，因为此刻尚无过失可言。这是择证：在为一生的管教落笔之夜，他须先知她的管教是何滋味；她亦须亲身觉出——在她掌下留住不动的，是他自己的选择。她自手掌起，不赶，依《章程》之法蓄暖；肤色既备，取板，把这门功夫端端正正做完。他的身子可以颤，呼吸可以乱；他，留在原处。不计数，不设标——止于她看见她想看的那种颜色之时。所有权的第一道红色签押，在头一夜，由她亲手落下。

妻：「这就是管教的滋味。你负我之时，你会尝到；有时，只因我想看，你也会尝到。你可领受？」

夫：「我领受。因它令你称心——而你的称心，即是家法。」

五 呈验之仪

他起身，背向她立，双手垂于身侧。她安坐，赏鉴她的手笔——不慌不忙，一派主人气度，如画师看一幅收笔之作。这一刻全然属于她，他不得催促。她看够了，命他转身，他面向她：锁着，红着，赤着，彻头彻尾是她的。她让他立于她的注视之中，直到今晚签下的分量，他一分不少地都压上了肩。

六 奉呈之仪

她伸出手，掌心向上，等着。他上前一步，将自己交入她的看顾——全礼之中最无防的一举，出于他自己的动念、他自己的脚步、他自己的一步。礼中无一处比这更明白地说出：她，是他选的。接下来的一切归她的手与她的裁断，他领受而无一句怨言——怨言，会把今晚说过的一切，尽数收回。

她五指合拢，以主人清点家私的方式收执——不赶、有意、周全。她掂交到她手里的分量。她收紧，收紧时看他的脸；她放松，再收紧，凭手感摸清那条界线——他尚能体面承受者与令他呼吸一窒者之间的界线——因为那条界线如今归她，她打算把它一寸一寸摸熟。她玩到尽兴为止。他的功课是纹丝不动：手垂身侧，脚下生根，她要他看时目光在她，她不要时垂下；每一分想缩、想护的本能，都收伏了，与其余一切一并奉上。若有声漏出，许它是忍耐之声，不许它是抗议之声。奉呈何时止，在她心满意足之时——满足的不是他舒坦了，而是她对掌中之物知根知底了——而后她开口告终，手，仍握着凭据。

七 浴洁之仪

她引他入浴。先洁他之身——她亲手，或他依她口令自为——把这一日、连同他此前的整段人生，从皮肤上洗下去。温存，不赶；在此约之中，管教与温存不相悖，它们是同一位主人的左右手。

而后，他为她浴洁。这是签约之后他的第一桩侍奉，须以全副心神为之——她的身体，一寸一寸地敬，一分心思不散地奉，如条文所求。她安然受奉，且让他学会：他这双手，从今往后是做什么用的。

而受奉之间，她挑逗——浴汤，正是她给他上的头一堂真课：钢，究竟意味着什么。她随水势贴他而动；他的手，只许行至她所指之处，寸步不得逾；她引他的掌，抚过他方才亲笔让渡了主张的一切——而后，看锁具做工。回应来得即刻而无助：向着锁条的绷紧，肉眼可见，节节攀升；身体想用它唯一会的方式回应她，却发现那条路，闭上了。她不予纾解。她添柴——一句慢话，一记更慢的触碰，她的亲近，精确地给到难忍的边上，且钉在那里——直到她正在对他做的事，其凭据在钢上聚起，一滴，又一滴地坠下；而他，无言地、彻底地，把新生活的这笔账认了个明白：他身上升起的一切，从此皆为她而起；而其中任何一分，不得她一句话，哪儿也去不成。她由他颤。她慢慢来。这，也是盟约——且多半是他记得最久的那一条。

八 封印之仪

古往今来，凡约必封；此约之封，也唯有一途：以她之乐，按她之暇——他在钢中绷着，学他新生第一大课：他的克制与她的履足，并不相争。它们是同一件事。他吻，他凝神，他侍奉；锁具守着，她收她名下之物。

她随心安置自己，把他放到他该在的位置。自那里起，他的世界收拢为它新的、恒久的尺寸：他上方她的身体，导引他的她的声音，与崇奉这一门功课——耐着性子，凝着心神，不知疲倦；她想纠正时便受纠正直纠到她再无可纠。他以此约今后要求他认识她的方式认识她：以唇舌之诚，以他自己那份急切的全盘交出；钢，随每一次心跳提醒他：今夜他的本分，是给，再给，还给。她慢慢来，因为时辰是她的。她取她的乐，因为乐是她的。而当它涌起——一次，或她认定一生之封当得起的任意次数——她让他留在原处，亲身领受它的发生：以世上最古老的一方印泥批下的盟约，她的手在他发间，他整个绷紧而受禁的身体，权作祭坛。她终于静下来时，文书已封。今夜所签的一切，无一比这更缚人。

九 初夜

其后，她抱他——因为《章程》抚慰之规，连礼本身也治；也正是礼本身，最当受治。予水，予暖，她的手一一验她留下的痕，他的头，安放在她要它在的地方。二人缓过来时，两卷签毕的文书挂上那间屋的墙从此长驻：年检之时诵读，十年大典重誓，被它所治的两个人，日日相看。

妻：「成了。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供你侍奉的你的。至死不渝。」

夫：「至死不渝。」

行礼之日：_____

仅为指南，为两名自愿之成年人而设。止令，连礼本身也治。

场面之规

《服从与所有之盟约》附卷 — 仅限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场面总说

夫妻出门，盟约不留在家里。它换了行头。门内，此道是明的：锁具、板子、每晚之课。人前，它化作无形的梁柱——无人看见，二人共知，且比在任何地方都出力更勤。此规所治，是酒楼、会议室、宴席，与二人并肩踏入的每一间屋子。它立于一条前提之上：主母的功课，在人前不歇。在人前，只会更深。

一 无形之锚

他戴着锁具行走于世。无人得见，无人起疑——而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合身的衣装之下，握手与头衔的背后，坐着一个不歇的、私密的提醒：治他的人是谁。一桩贴肤而携的秘密，把每一间人前的屋子，都化作她权柄的延伸。他从不曾走出这个家。台上的高管与她膝上的丈夫，是同一个名花有主的男人；而钢就是他忘不掉这一点的东西。

人前的检点，亦是管教之一环：衣装拣选，务令不显痕迹；坐立行止，不见局促之态；要紧的日子之前，先以寻常长日验过舒适与否。检点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功夫。人前肉眼可见的不自在，是备课不足；而备课，即是服从。

二 她的位分

她挽着他的臂，在他身侧——且是满屋之中气度最定的一位。第八条所誓的她的标准，是无瑕的仪态与端方的气度：衣饰周全，行止笃定，满座瞩目，而无人可近。看，可以；沾，休想。她的心思、她的温度、她的目光，只属于屋中一人；在场者纵叫不出名目，也人人觉察得到。这份专一不是点缀。一个受满屋赏识、却只把心放在丈夫身上的女子，抬举他的身价，胜过他名下任何头衔——因着立在他身侧、目中再无旁人的这一位，在场每一个人，都在心里把他重新往高处估了一遍。

有一句话须说破，因为这个时代惯于会错意：她不是花瓶。花瓶是死物——搁在架上，发光而已。她是引擎。她的在场，是在做工、在察辨、在校准、在营造。满屋看见的是一位漂亮太太；只有他知道，立在她身边的，是当值的主母。

三 察辨资产

入得任何一间屋子，她的头一桩功课是读他——因为普天之下，读得懂的只有她一人。她识他的破绽，如玉匠识玉：声线一平，是他缩回了心里；双臂一抱，是他自觉低了人一头；笑得太快，是他在演而不在交；朝人圈边上一飘，是他悄悄弃了那场谈话。旁人看见的，是一个略沉默的男人。她看见的，是一件没使足马力的资产——而这，她不许。

这份察辨，绵绵不断，有意为之。她站定在看得见他周旋全场的位置。他避着谁、让着谁、声音在哪儿低下去、姿态几时合拢，她一一记下。盟约既定他的专注与进取为家中资产，则在场面之上，她便是亲临一线的掌产之人。

四 引他出彩

见他合拢，她便开他——且开得无形。加入他那一圈时，搭在他背上的一只手。当着对的人，抛给他的一句：「诶，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件事，说给大家听听」。他自己断然不会提的得意之笔，被她闲闲地摆上桌面。一句旁人听不见的耳语，落在他后颈如一只手。这间屋子此刻要他哪一副面孔——讲故事的、运筹的、倾听的、收口的——她心中有数；而她把那个男人从他身上引出来的手法，与她从他身上引出其余一切的手法无异：笃定他必交出她所要的。

这便是此局深处的真章，亦是盟约在一切应酬场合称她为「钥匙」的缘故：他之所以成其为他，是她使然不是花轿进门那一日的一锤子买卖——而是不歇地，在每一间屋子里，一辈子。独行之男，止于自身习性之高；有主母之男，升至她标准之高。

五 记录

她记他的表现。一晚之间，或记于心，或依她之便，记于随身小册：他何处生辉，何处缩了水——扛起来的那场谈话，砸了的那次引见，眼睁睁漂走的那个机会，该敞开时偏偏闭合的那一刻。记录不是为监而监它是育他的原料，由普天下唯一站得到那个位置上的人，亲手采集。

记录存于何处：_____

长期功课（随长进而更新）：_____

六 复盘与下文

记录，随人回家。作为晚课之一节，或大场面之翌晨，她下复盘：所见如实，平铺直叙，不裹糖衣；当赏处赏，当惩处惩。场面上的表现，与家中其余一切产出无异，同归第六条所辖——在场面上闭塞、无备、失了水准的男人，即是脱了靶的男人，照此约对一切的办法，一体照办。他不与记录争辩。她在看；他在演；她的账，就是账。

然复盘之刃，如此约中的一切，两面开锋。他因她开的门而出彩之处，那一功记她名下；他缩了而她没接住之处，主母亦自省她的岗。标准，缚的是两个人。

七 主母之分内（此家之信条）

在此约之中，夫妻立下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格局，且当直言无讳：她选定的行当，是他。家是她的帅帐，成全他是她的营生——以一门正业的严肃、钻研与水准来经营的营生。这不是闲，更不是仅仅操持家务；把它贬作二者之一的人，是没见过它做到家的样子。她主家，理二人的门面，察她的资产，谋他的长进，日日操持不辍。

其理在于架构，此家把它挑明了说。一个听命于东家的妻子，听命于两重权柄——且第二重，是花了钱买这份听命的。东家对她的钟点、心力与忠诚的索取，不是纸上谈兵：那是白纸黑字的契，每天清早准时上门，同这个家正面争抢此约全部立足于其上的那一味独门资源——不分心的心思。婚姻扛得住许多事，但主母无法在别人排班表的边角料上执掌。号令一分，号令即弱。此家之中，她听命于她嫁的那个人，这段姻缘里没有第三个人。一重号令。一处焦点。一个家。

还有那块基石，无它则一切不立：这是她选的。没人逼她，没人把她许配出去，没人断她的路——她的选择货真价实，她的路四通八达，而她睁着眼睛，把它花在了这里。因为她掂量过：一段出类拔萃的婚姻，压得过两份平平常常的营生。有异议的，随他们叫去。此家看遍了当今婚姻的光景——各怀心思的忠诚，外包出去的童年，同还一笔房贷的两个疲惫的陌生人——而后做了选择。有异议的，尽可守着他们的平常此家营造的，不是平常。

此格局随家底而变通，夫妻当对自家所处之档口心里有数。有人手的门第——有保洁，有保姆，有靠得住的帮手——家中运转早已托出去；那样的主母，愿在哪里发号施令，便在哪里：在家中，在自家的买卖里，在董事会上，皆可。问题从来不是妻子可不可以做事，而是：家，谁在执掌？执掌之余，心思还剩几分？至于尚在往上爬的夫妻，答案更硬，也更贵：这一场攀登本身，便是她的岗。攀登是苦役：要一间屋一间屋地长出去，把一些人留在身后，在满世界没了标准的时候，独自把标准端住——正因如此，此家须有一位在墙内威而能断、于看顾中柔而知人的妻子。她须一清二楚：她扶着的是谁，她推着的是谁——因为那两个，是同一个男人。

此家取法的榜样，不是那些拿婚姻打趣的戏文，而是把这件事做对了的、那一门古怪而不朽的人家：丈夫事事听她，坦坦荡荡地敬她若神明，天下人的褒贬一概不入他耳，唯她一人的话作数——而他因此更是条汉子，不是更不是。她则以十足的、雍容的号令统家，受的是敬奉，不是怨怼。他们的深情在这个时代看来古怪，只因深情长什么样，这个时代忘了。这样人家的孩子，长在其中，话还不会说，先浸透了一件事一桩婚姻只有一个中心，而不是两张排班表。而在此家，孩子绝不交给「顺其自然」，也绝不交给与家风素不相识的外人带大：有一个把全副忠诚放在这个家里的人，时时都在。

至于他：此家之父，被日日推着胜过昨日之己——败，则叫他挂心；成，则叫他受赏；两样都须叫他真真切切地觉出来，因为两样都觉不出来的男人，会飘。而被这样驱策的男人，其上升之速，远非独行所能——只是，成败全系于一处——须有一个降得住他、知他知到骨头里、并保他必达该达之地的女人。此约中的妻，不是摆设，不是臂上的点缀，更不是看着好看、一周五天租给东家的物件。她是造就男人的女人。他在市面上挣，她把他挣来的，酿成市面上产不出的东西：一个堂堂的男人，一桩堂堂的婚姻，与一个照着盟约、而不是照着将就运转的家。

她不曾从世界退场。她接管的，恰是决定世界其余部分顺不顺的那一部分。而按此约自家的账法——资产得胜之日，即主母得胜之时——他谈成的每一单，赢下的每一间屋子，长成的每一个更好的自己，都是她名下的产业在结利。她的胜利不在他身旁。他的胜利，在她怀中。

八 下一代

照此经营的婚姻，不止属于经营它的两个人。一个纲纪分明、中心笃定、两人肉眼可见地立誓相互成全的家，本身即是家产——是下一代还叫不出名目、便已浸入骨血的东西：婚姻不是一个屋檐下的两份营生，而是两个人存了心、用一辈子，把彼此一砖一瓦地垒起来。世上大半已然失落的，此家守着。这，便是锁

具、板子与墙上签押的纸页底下，那一股安静的、传代的大志：不止是一桩有法度的婚姻，而是一桩传得下去的婚姻。

签署

此规缚束盟约于一切人前之地，然始终服于《界限章程》与止令——二者治外，一如治内，分毫不差。

夫（资产）签名： _____

妻（主母）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仅为指南。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

驭欲之道

焦灼、克制与不予钥匙之指南

「二人盟约」全书之伴卷 — 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

教诲各节之间，杂以《某宅记事》——无名夫妻七日之记。

一 锁中一周之理

哪桩婚姻没有一炉火；只是大半人家，任它爱怎么烧怎么烧。此卷所讲，是有意地筑这炉火——把火蓄住按日添上量好的柴，且不给它风，直到那一夜，才许它烧透整座宅子。器是锁具；柴是他对她的欲；而风门上那只手，从来、也只能，是她的。

先要明白，钢真正做的是什​​么。无锁之男的欲望会自灭：起峰，得偿，归零，婚姻便坐等它重新积起。锁具，废了这个「归零」。断了去路的欲望，只剩向上、向内一途——化作体贴，化作对她在场的饥渴，化作对她身体与心绪的凝望，其专注之深，无锁之男过了头几年便再撑不住。锁中一周到了第三日，她已不必同任何东西争他的心思：不同公务争，不同屏幕争，不同疲惫争。她是唯一一个还有地方安身的念头。

还要明白，这一周为的是什​​么。不是罚——罚，《章程》另备了家什。锁中一周是一场求偶：倒着来、以三倍的火候进行的求偶。不再是他追她的欢心，而是他的追慕被稳稳当当地封了坛、上了她的架；接下来上演的，是她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裁夺——自己的几分，许他「差一点就够着」。

—— 某宅记事·其一 ——

周一清晨，妻什​​么也没说。只是往颈上挂链子的时候，比平日慢了半拍。钥匙落进锁骨之间的那一下，夫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一个星期。」她说完，端起粥碗。就这一句。就这一句，宅子里空气的分量，变了。

二 钥匙这门通货

钥匙，必须看得见。这是此道第一条法，也是最易被小看的一条。收进抽屉的钥匙，是一桩事实；悬在她胸口链上的钥匙，是一句他一天要默读一百遍的话。她当让他时时看见、又看得随意——做饭时，更衣时俯身到他案头时——因为每看一眼，他心里那笔账就重算一遍：我想要的一切，隔着一寸钢；而这一寸，姓她。

由此生出这一周的核心买卖：他求，她不给。有一句话要说白，因为新手夫妻在这儿会缩——不给，才是恩爱。当他站到乞求的崖边，话终于淌出来——开了它吧，让我证明，让我碰一碰你——她收下的，是丈夫拿得出的最诚实的贡礼。而她那含着笑、不慌不忙、板上钉钉的「不」，不是关门。是缰绳在手里，又紧了一紧。每一个「不」都在说：你想要什​​么，我一清二楚；东西在我手里；我拿着它拿得很受用；且在我发话之前，你会一直想下去。被心尖上的女人这样回话，没有男人会凉下去。只会更烫——且烫起来的那一刻，两人都觉察得到。

回绝，要回得有花样：有时带笑，有时假意怜惜，有时一挑眉、一字不吐，有时附一个她压根不打算兑现的条件。唯有一样，回绝里永远不许掺：怒气。锁中一周的「不」，是暖的、笃定的、带着受用的。刻毒不是这门戏的调门。执掌，才是。

—— 某宅记事·其二 ——

第三夜，过道里，夫连她的衣带都没碰着，终于开了口：「求您。」就这两个字，他攒了一整天。妻停下脚，指尖拈起颈间的钥匙，就着月色转了一圈。「不。」这一个字出口，不像回绝，倒像收礼。夫被回绝了，不知怎么，竟道了声谢。她笑了，那一笑，抽走了他膝盖里的筋。

三 七日之弧

一周有一周的形状，执棒的是她。以下是一条验证过的弧线；她当把它当曲谱，不当律条——节拍，从来是她的。

头两日（安顿） — 只许轻触。她把架子搭起来：看得见的钥匙，擦身而过时隔衣按在钢上的一只手，早饭桌上落下的一句「一个星期，可不短呢」。他的欲望尚是平日高度；她的功课，是种下一个念头：这一回，没有阀门。早晚的盐水之浸即日开始，贯穿全周——保养与仪式并作一道工序；她到场与否随意，然到场为佳：看着凉水在自己名下之物上做工，自有一种旁处没有的亲昵。

三四两日（蓄势） — 这两日她贴上来。更长的厮磨，存心的装扮，被窝里贴着他的身子——什么也不给。乞求多半从这里开头，她的回绝也在这里最见功力。乞求要赏——不赏钥匙，赏的是招他乞求的那味药，再添一匙：再一个慢悠悠的黄昏，再一次「就差一点」。到第四日，他体贴得叫两人都吃惊：活儿不等吩咐就做完了，她的茶不等开口就到了手边，他的眼睛跟着她走遍每一间屋。她要把这一点，甜甜地点破：锁具正把他调理成一个更好的丈夫——这一点，两人都看在眼里。

五六两日（火旺） — 晚课至此，载起全副功夫：她的乐，倚着钢、跨着钢，敞敞亮亮、不慌不忙地取——骑着锁具，把她锁进钢里的他那段，当自家的座骑使；拍一拍、掂一掂里头绷得没了办法的东西；她的潮气，留在铁上阴干，作一个记号：他离那一步，只差了一层纸。他侍奉，他胀痛，他哀求；而那个「不」，到这两日几乎已不成话——一个眼风，足矣。附录所谓「行房虽止，其火之旺，胜过多数婚姻行房自由之火」的夜，即是这几夜。这几日的晨浸，早已不是家务；是对一件重役之下的器物，恭恭敬敬的保养。

第七日（裁夺） — 开锁——在她裁定之时，不在他求告之时；到这一日，求告早已不断线，也早已不是请求，而成了一种叩拜。她可以第七夜开锁；也可以只因早饭桌上他那双眼睛可怜得可爱，展到十日；还可以锁开了，后头的仍要他挣。整整一周的权柄，收束于这一处：连结束，结束的也是她。

—— 某宅记事·其三 ——

第六夜，妻双手撑在夫的胸口，腰身慢慢地用着，隔着一层钢，觉着他整个世界都在往上顶。她端详他的脸。「说来听听。」她说。夫的嘴唇动了动，吐出来的不是字。她满意地点点头，继续。次日清晨，连器带人沉进浮着冰的盆里时，夫想：连这份凉，也是她掌心里的温度。

四 她的乐器

亲近——给了又收的亲近。这是主音：她的靠近是撩，她的走开是撩的收笔。言语——低低地、擦肩时撂下的话；不带日期的许诺；钢正在他身上做什么，她看见什么说什么的点评。手——摸一摸、拍一拍、掂一掂、验一验的手，永远带着东家盘点库房的那份气定神闲。身体——众乐器所侍奉的主乐器：晚课之上她随心用他，取她所要，且隔着半指厚的钢，让他尝尝一副身子能盛下多少个「想」。还有钥匙本身——拈起，指间一转，抵上锁孔，又收回去。这一手用得省，近乎欺负人；而妙，也正妙在这里。

有一件乐器归他：撩拨之下的恭顺。锁中一周，他的功课是受撩而无怨——绷着，到了乞求的时辰便乞得漂亮，且以条文替他打磨出的那份体面，把「不」接住。被回绝便撂脸子的丈夫，是没看懂这局棋；被回绝反道谢的丈夫，才是下通了。

五 火旺时的保养

锁中一周，正是附录一存在的缘由本身。不间断的佩戴、夜夜留在器物上的体液、贴环高涨的胀意——早晚的盐水之浸，五分钟，锁着，是这一周卫生的铁打脊梁；浸后彻底擦干，比平日更要紧。主母的眼，一周不合：克制之酸胀是本意所在；然锐痛、不退之肿、贴环之皮破、颜色之变，当周即止，不容分辩。因好判断而提前收束的一周，隔两周还能再来；硬顶过去的伤，来不了。火头再旺，《章程》也管着。

六 释放，与其后

钥匙终于转动之时，二人都当心里有数：那一刻的烈度，与整周所蓄分毫相当。无论她许那释放取何等形状，它到来的力道，头一回总叫夫妻吃惊——这不是夸口，是算术。而其后，配得上此约中任何一场惩戒的礼数：水，暖，她的手，他的谢，与两个人一起躺进一件他们用七个存了心的日子亲手筑成的东西里。

而后是这一条把夫妻变成终身行者的发现：那个「归零」，再也回不全了。无锁的一泄，了结一桩欲望；开锁的一周，只翻过一桩欲望的一页。他回到钢里——次日清晨，或下个星期，凭她——已然知道锁具如今意味着什么，已然揣着那份记忆：七个日子加一条颈上的链子，她能做出什么来。火，在一周与一周之间不熄。它压成了炭。这便是驭欲之道：一桩「想要」再无关熄之钮的婚姻——因为那颗钮，已经自愿地永远地，交到了那个戴钥匙的女人手上。

—— 某宅记事·终 ——

第八日清晨，夫又端出了盆，添上了水。没人吩咐。妻在灶间门口看着，一言不发，指尖碰了碰颈上的钥匙。夫觉出来了，低头一揖——说是谢也行，说是求也行。她笑了。下一个星期定在哪天，她心里早有了数。只是，还不告诉他。

一切皆服于《界限章程》与止令。

仅为指南。仅限十八岁以上、自愿之成年人。